# 郁綠雲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郁綠雲
作者：宣鼎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夜雨秋燈錄》

來安山中，富家郁道生，良田千頃，華屋百椽，牛羊千蹄，而胸無點墨。娶歙人鮑姓十姑，貌美，通書史，惟隱嗔乃夫忒俚鄙。孕十五月，產一女，名曰綠雲。因設時有綠雲一線，自北斗邊降中庭云。

女生而識字，目下十行，再得慈母訓，五六歲即卓犖觀書史，搖筆為文章。母喜曰：「此吾家女學士也，曹大家管仲姬有替人矣！」翁因十姑生女後，久不作繭，娶繩妓金關為妾，娶昵殊深。鮑略爭夕，金關嬌啼進讒，譖造黑白。翁惑之，然尚念結髮情。金關又私埋木人於後圃，乘翁種花時，故出，上有翁名氏八字，符篆若蚓。翁見之，大怒，以為暗算巫蠱，必十姑妒嫉所為，乃扃之幽室，將設馬廄之謀。

女時甫十二齡，偵知之，夜穴牆壁，扶母出，藏東鄰家，仍回房闥臥。翁始猶叫噪，繼知之，亦憐其孝，置不問，仍招十姑歸。然由此反目，恩斷義絕，覿面無一言。十姑幽鬱冤憤久，得沉痾，誓不服藥，遂逝。女心痛不敢哭，惟枕上多淚痕。

翁寵妾為嫡，脅女母事之。女貌極溫柔，而行動皆不合繼母意，始毒詈，繼痛楚。翁左袒殊難；久益昏瞀，房欲過度，雞骨支離。念得病將斃，思族中惟一從弟玉生，邀至與訣。伏枕哀泣云：「兄無後，只此弱息，乞吾弟照看之！田產饒沃，渠皆巾幗，何能為？乞為覓一佳婿，贅作吾嗣。析產為二，弟得半，與半可也。」玉生一一敬諾，翁目旋瞑。

女哀哭盡禮，而金關御脂粉，饜粱肉，如平時。女對主哭失聲，金關怒曰：「呱呱者，殊可厭也！」立毀其容，使雜家人婦中供操作。女潛訴於叔，玉生怫然曰：「渠汝

母也，母之教女，有何不是處！」久之，詈辱益慘，女再訴於叔，玉生曰：「是由爾之不能承順也。母縱虐，即質訴官庭，又將奈何？」金關潛知之，益凌女而德玉生，從此家事，咸聽玉生之命是行。潔廚掃榻館玉生，飲食豐甚。夕與玉生絮語，恒中夜始散。

一日，授女以鞭，命牧豕，女掩淚去。晨出夕歸，食僅與脫粟一甌。花容月貌，頓作雞皮皴。途遇叔，伏叩泣訴，玉生耳如不聞，將掩面走。女牽衣使止，曰：「叔乎，奈何忘我死父贈產托孤之遺囑乎？」玉生怒曰：「小妮子宜其遭鞭笞！爾父贈我產，非爾產也。托孤一言，雖有憑證，其如汝之倔強何？祖父數世，均未分析，何得言贈！且虐汝者，汝母也，非叔也。再饒舌，即直陳於汝母！」言已拂袖去。

時金關又有中表弟王禽來，與玉生結酒肉交。禽瞰女貌，謀欲污之。東鄰白七姑，覺而私泄於女，大懼，曰：「是真不可留矣！」棄豕，逸入東山巖深處，垢面蓬頭，棲止山穴，饑食野蔬，渴飲澗泉，得不死。年餘，見澗底有草，亭亭如筆管，根團結如薑芽，食之味甘，即蓄為御冬計。洞穴大可容膝，石為門，藉草作榻，立門前眺望，其景更幽。久則身輕，大壑能越。山中無歷日，瞬又好春。女思既無拘束，大可出遊東南諸山，窮極登覽。

偶至都梁之牧羊山，俗云龍女牧羊處。遂仰天大哭，曰：「龍女獲罪舅姑而牧羊，奴獲罪繼母而牧豕。然龍女得柳毅傳書，尚有還宮之日；奴所遭若是，欲寄書於地下父母，庸可得乎？」言已大慟。煙林宿鳥，嘈雜驚飛。忽對崖一垂髫女子，持鴉鋤，攜筠籃，若畫上採藥仙童狀，向女招手。女知其非人，然亦不怖，拭淚趨就，對坐巖石上。垂髫人曰：「適聞子言，似是閨秀，然尚非真通者。涇河距此甚遙，何預龍女事？山之所以名牧羊者，乃楚懷王孫心牧羊處耳。項梁求得，立為義帝，都盱眙，旋為黔布所殺，難及長公主，積薪自焚。奴畢姓，名岫芙，字女須，三阿亭長女，白晝殺父仇於市，帝憐之，赦而沒為奴。時得公主憐，故以身殉，同焚死。上帝憐鑒，敕主為此山之神，都梁石樑兩邑之薄命女子，皆歸主管，各有所司，奴則專司採藥。」女慘然曰：「然則姊為鬼乎？」曰：「何得仍為鬼也？」曰：「仙乎？」曰：「尚不得謂之仙，然羽化有時耳。頃聞子慟，想亦傷心人，曷告我顛末？」女灑淚縷陳，且哀哀乞拯。曰：「將若何？」曰：「姊姊不棄，收作泥中人，或亦可以分勞乎？」岫審度久之，曰：「且同歸，哀於主，或有主僕分。若作子夏之門人小子，則吾豈敢！」

女喜，尾之行。落照墜崦嵫。林木幽深處忽現一宮殿，偉麗非常，中有美人數十輩，風裳月帔，皆非時世裝。或倚樹聽泉，或秉拂趺坐，或調鸚鵡，或鼓鳳凰，或小聚清談，

或獨立遐矚。岫曰：「此皆執事人也。」眾見岫，爭迎曰：「岫姊歸何晏也？」岫笑曰：「偶然拾得一下界人，是有慧根而遭奇厄者。」遂代為陳述，且令女與眾問訊，然後引謁公主，言所由來。女伏叩階下，偷睨殿上，坐一黃裳美女子，侍立者即入門所見諸人。主啟齒微粲曰：「來大好，且隨阿岫小住，晨起採藥，勿惰。」女叩謝已，即至岫室，寢同榻，食同案，親愛若同胞。岫又私授健步丹藥一粒，吞之，山行若飛。凡山川古蹟，女問之，岫無不確鑿以對。女由是更事之如傅，不敢目為姊妹行。居二年，另遣他婢來採藥，命岫掌小瑯環曲籍，女副之。鴻文寶笈，人世所無，朝夕研磨，岫更為之講解，遂通內典，且習遁禽。其中有《劍訣》一冊，最合己意，潛自演習。岫知之，笑曰：「妹將學妙手空空兒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妹有幽恨，學此恐非所宜也。然無神人授以秘寶，學亦不成，徒攪清課耳。」

一日，庭前木苓花開，燦爛如火。公主開樽賞宴，侍者各奏技，或管弦，或歌舞，或獻書畫；岫則以手採都梁香草為壽。女時立階下，主顧之，笑曰：「女學士何絕無所長耶？」女應命而起，聚壁上長劍之雌雄者，揎袖舞翩翩，飄風疾雨，寒光逼人。公主正擊節，忽一美人奔白：「程太夫人齎天符至！」公主起，更朝服，執笏焚香祗迓。岫私告女曰：「此東陽程嬰母也。」旋見夫人跨鶴降於庭，公主匍匐，夫人宣云：「九霄靈寶天尊玉清帝王詔曰：下界前義帝女楚姑，生而婉淑靜貞，歿更英烈慘孝，風雲咤叱，青史留香；火燄銷熔，紅顏有淚。彼姬隨騅逝，後號雉淫者，視姑之閨範，懸雞鳳乎！前敕姑為牧羊山神，又復感化其氓，精勤厥職，實無愧天潢之裔，忍久羈地祇之流。茲敕程安人親來迓汝，升金闕，朝玉妃。謫滿歸真，勛高錫爵。憶投山木石，可憐精衛銜冤；看雲程旌旗，聊代媧皇補恨。欽哉！」

主舞蹈謝恩訖，與夫人相見，敘寒暄。龍肝麟脯，潔膳款留。岫泫然告女曰：「吾輩侍主躋上升，妹尚凡體，奈何？然良晤亦正自不遠，有數在耳。」女忽奉主喚入，諭曰：「子有仙骨，而性氣未平，未敢授以大道。今且別矣，聊以一物相贈。」言已，袖出兩白丸，令吞服，曰：「此劍丸也。頃因舞劍，故投其所好耳。然宜謹志，莫妄殺人。他日山陰道上，有跛足少年，負葫蘆者，子婿也。功成，當重見我。」女方戀戀，主已策鳳，程仍跨鶴，餘皆乘錦禽；力士前驅，香風遠引，霎時飛入空際。女仰矚不見其影，回視宮殿全無，唯亂石流泉而已，大哭失聲。

時滁陽牧高公，遣迎太夫人就養，道出於此，見女作道家裝，哭於歧路。太夫人素仁慈，招致車前，殷殷詳詢。女跪以子然無依，投親失路為對。太夫人攜之歸，作赤腳小婢，周旋合度，處處得人憐，太夫人尤寵愛。其東鄰白七姑者，亦尋夫至此，聞人云：

「近同友人去塞外，遂流落此邑，乃傭於署。」女晤之，大驚喜，私詢家事，白云：「姑去後，金關先亂於玉，繼亂於禽，所有盡償梟雉積逋，先尊人遺產蕩然矣。不知近作何狀。猶記出門時，見其所往來者，非人也。」女慘然流涕，堅乞勿漏言。會州牧以嬌女下嫁於鄰封某明府之子，綵輿鼓吹，甫逾清流關，忽騶從奔回，喘息曰：「中途遇盜，攫女公子入山巢矣。」一門窘急無計，忽曰飭役捕，忽曰回營剿。女聞之，抗聲曰：「是皆非良策也。夫女子所重者，唯貞潔耳。若輾轉逾一宵，雖湔以西江之水，已無及矣。」眾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曰：「婢子不才，願為一往。」言已，即如鳥之縱翼，忽不見。眾愈驚駭，不知所云。

夜三更，新月掛樹杪，金柝交鳴，眾癡對若木偶。忽聞簷際有人云：「幸不辱命，迎得掌上珍珠還也。」旋即墜地，視之果女，且負女公子至。斯時，雞犬不驚，漏甫三轉。眾圍詢之，女公子云：「賊之甫攫去也，閉置斗室，旋有男子至，意在逼奸，擋拒呼號，苦無死所。忽有白光一線，自窗隙入。涼颯然，視盜首已墮地，婢亦至，遽負於背，御風行，始生還耳。」眾方知其為非常人，向殊昧於物色，大加敬禮。而女無驕矜態。

太夫人問所操何術，女不言，詢再三，白七姑始述甚繼母惡叔，虐逼入山之由，然究不省其術之神也。太夫人聞之，大不平，云：「兒之術，紅線與隱娘也。蹈虎穴，攫鳳雛，且易如反掌，更何難潛回故居，手刃此賊？」女曰：「如太夫人言，誠易事耳。然兒非若輩之凌逼，則不過以田舍婦終，何能有此薄技？且酬報之，何必定污吾刃。」太夫人益欽其容物。謀為作伐，意即妻其孫公子也。女知之，夜告白曰：「吾蹤跡已露，難久居。然此處不日有盜警，危矣哉！」白問何以抵禦，女自脫指上鐵箭環授白，曰：「他日難及，姐以環遙投之，盜即獲。」問何之，曰：「天涯海角耳。」問更有何囑，曰：「姐姐遄回，煩照看先人之殯宮，感且不朽。」言已，抵足眠，清晨視之，杳矣。遍覓無跡，太夫人更悼歎，然無如何，久亦遂已。

白之夫，近亦從塞外回，道出於滁，夫婦會合，正欲辭旋。數夕，果有盜眾，逾垣入內宅，短衣錦帕，持利刃，帶假面具，四十餘人。牧奉母潛僕媼宅，餘皆藏匿。盜謀登樓肆搜括，白之夫，抽刃欲起，白急止之，曰：「吾有郁姑至寶，今夕可用矣。」如女言擲之，環之放光，如火燄下撲，又如獵網四面，盡覆諸盜，使不得出。白之夫辟門大呼，眾役哄進，咸以黑索套頸如犬羊，而鐵環亦竟杳然。

牧高坐堂皇，研訊云：「爾輩洶洶而來，何遽自縛？」曰：「小人等正擬拾階以進，

忽有火光自頂上落，即如身陷獄中，不容動一步。」再詢，則知前奪女公子者，亦即若輩所為。問盜魁何人，眾囚前伏，指三人泣曰：「吾輩皆賭博場中無賴子耳。為受伊等蠱惑，遂至此，復何言歟！」問三人何名，則一名郁玉生，一名王禽，尾一人名金關，蓋女易男裝者也。繩妓近綠林，近因窘故，再習故業耳。牧聞之，大駭。使白之夫婦睨之，云不誣。遂取供申詳，然後斬於東市。白告歸，牧奉母命，厚酬之。

後數年，牧辭官歸閩，僕夫車馬，行亂山中，方有戒心，忽見女作劍裝，偕一跛足葫蘆之男子，拜伏車前曰：「奴已嫁得婿，知夫人至，特來問太夫人安否。前途雖多伏莽，然兒已剪除之矣，請安輪前進，無怖也。」牧尚欲豁白，女遽致聲珍重，化作彩雲一線，冉冉向西去，跛足葫蘆之男子亦杳。適太夫人後車繼至，宰趨白所見，太夫人更惋惜浩歎不輟。

白夫婦歸來安，以牧之所酬者，略營運，遂市田產，稱小康。一夜，方閨中對酌，賞秋月，忽空際墜一物，聲鏗然，旋聞雲際有女子聲，曰：「吾畢岫芙也，奉楚姑差遣，省義帝陵，遇妹綠雲，盛稱賢伉儷，不負所托，煩順路以不腆奉寄耳。」旋覺彩雲東去，玉人無聲。俯拾之，則彩袱包黃金二錠。遂詣郁翁媼之墓，盛加封植，清明寒食，夫婦具漿飯茶酒冥錢往墓，呼女名，哭而奠之，數十年無間斷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